

定安文史

第二辑目录

革命斗争史

- 内洞山革命根据地.....吴淑华 黄恒俊 (1)
- 在内洞山的五支队.....陈石口述 黄恒俊整理 (10)
- 战斗在内洞山的医务所.....吴碧廉 王俊才 (16)
- 智取三炮楼.....吴科进口述 王业荣 张德成整理 (24)
- 惨遭血洗的吴招村.....吴碧廉 (29)
- 一次惊险的战斗.....张德成 (37)

教育史

- 民国时期的定安教育.....吴升平 (42)
- 解放后定安县教育发展概况.....吴乾明 (51)

人物志

- 定安早期的革命者孙成达.....孙安炳 (65)

党性·骨气·风格

- 吴科道同志生平事迹和作风……………县党史办调查组供稿 吴碧康 吴淑华 崔开勇 整理(71)
女烈士王德秋……………陈 娟(85)
-

历史考据

- 张岳崧和林则徐的友谊……………许荣颂(89)
即帝位前的元文宗在定安……………许荣颂(94)
乐会桥的传说和真实……………张德成(97)
定安吉归属及设州县沿革简表……………吴行海(100)
-

古诗选

- 明清两代定安名人诗选注……………许荣颂(104)
-

昔日印象录

- 抗战时期的定中校长王衍祐……………吴升平(110)
我投向人民的回忆……………莫登国口述 梁安裕整理(115)
-

- 《定安文史》征稿启事……………(117)

- 封面题字……………国务院民政部副部长史怀璧

内洞山革命根据地

吴淑华 黄恒俊



一九二九年八月，琼崖各县委
代表联席会议在定安县内洞山召
开。图为内洞山会议遗址。
县党史办供稿

内洞山，位于定安县龙门墟东南二十多华里、岭口墟东边二十华里的地方，纵横三十多华里，与母瑞山山势相连。过去，这里山林茂密，司令溪（原名车颠溪）穿流其间。在革命战争时期，内洞山既是琼崖革命根据地之一，又是定安县革命力量赖以巩固、发展、壮大的摇篮。内洞山周围地区的人民积极支持和参加革命，为琼崖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内洞山，俨然是一座革命丰碑，永远值得人们瞻仰！

内洞山原为二十年代曾经猖獗一时的定安土匪林树标盘踞之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927年下半年，琼崖特委派郭貽灏来我县同我县二区党的领导人林克嵩、林克俊、陈明馨等人到内洞山对林树标这股土匪做争取其改邪归正的工作，曾同林的参谋胡冠英举行会谈，达成共同防守协议，将林部改编为讨逆军第十路军，由林任司令，而派陈明馨去任党代表。内洞山和我党的关系就始于此。不久蔡廷锴部过琼，进攻我党所领导的各路部队，在内洞山的林部也受到进击，并有损失。在形势有点变化的情况下，接受改编而还没有接受改造的林部和我党的关系也起了变化。1928年农历9月9日，林被蔡师副师长张世德引诱到定城，张在缴了林及其士兵的枪械之后并把他杀掉。在内洞山的林部也告瓦解。1928年2月，定安县农民赤卫队在定一区驻地龙目村遭敌袭击。为了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定安县党的领导人王会东、徐树芳、陈骏业（后叛变革命）、蔡志统等带领突围的三十多名赤卫队员，经过内洞山而转上母瑞山。这时内洞山还驻有林树标部，但王会东等经过时并没有和他们接触。4月，在母瑞山召开定安县各方面

代表会议，建立了“定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徐树芳），发展革命力量。接着在母瑞山、内洞山周围地区的文市、石壁、新市、岭口一带开展打击地方反动民团和惩办土豪劣绅的活动。

1928年夏初，蔡师集中兵力大举进犯我琼（山）文（昌）苏区。我中路红军和西路红军奋起还击，与敌激战，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便先后辗转地向母瑞山转移。中路红军副总指挥张梦安，带领剩下的二百五十多人向定安四区的岭口转移，会合地方赤卫队，在楼坡村挖战壕，布地雷，严阵以待。中旬，红军和赤卫队与数倍于己的进攻之敌激战几个小时，击退敌人几次进攻，最后也因敌众我寡而退入母瑞山附近的府南岭。是年11月，琼崖特委在乐会召开党政军基层干部会议后，由琼苏政府主席王文明、秘书长罗文淹和红军师长梁秉枢等率领红军一百三十多名和部分赤卫队以及琼苏直属机关、军械厂、医院、印刷厂的人员等约六百多人，进入母瑞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母瑞山创办起一所军政学校、三个红军垦殖场和两个消费合作社。根据地的各种设施也逐渐建立了起来。党政军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内洞山，内洞山成为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29年夏，

定安县苏维埃政府在内洞山召开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新的苏维埃政府，主席王会东，副主席莫安全。在这次会议上，还宣布建立了内洞山周围地区的各个乡的苏维埃政权，领导内洞山周围地区人民展开了打土豪、烧地契、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

1929年秋，琼崖特委机关在海口市被敌人破坏，黄学增、官天民等特委领导人被捕牺牲。在澄迈县任县委书记的冯白驹获悉情况后，立即将此消息通报各县，并上母瑞山向王文明同志汇报。8月中旬，由琼苏主席王文明主持，在内洞山召开了各县代表会议（第一辑《革命摇篮—母瑞山》一文说这次会议在母瑞山召开，不实，在此特予更正。编者）。参加会议的有：红军代表梁秉枢、澄迈县委代表冯白驹、定安县委代表王志超、琼山县委代表张志军、琼东县委代表符明经、文昌县委代表傅右山和万宁县委代表等十多人。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特委机关两次在海口被敌破坏的教训，批判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确定了“从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壮大红军以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王文明、冯白驹、傅右山等九人组成的特委临时委员会，并请求省委派人来琼主持工作。是年底，临委鉴于省委久未派人来

琼，又在内洞山召开大（党）中（闭）特委联会，选举产生琼崖特委，拟定王文明、冯白驹、傅右山三人为特委常委，王文明为书记，后因王文明病重，由冯白驹主持特委工作。内洞山会议是在琼崖党和革命处在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后，在以冯白驹为代表的新的琼崖特委的领导下，琼崖军民前赴后继，百折不挠，恢复和扩大民主政权，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革命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掀起了琼崖土地革命的第二次高潮。1930年7月，驻龙门墟的海南陆战队两个排携械到内洞山向我县苏维埃政府投诚，这是党所开展的兵运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1932年秋，国民党广东反动当局派陈汉光旅过琼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琼崖革命又遭到严重摧残，党的组织、苏维埃政权遭到严重破坏。在内洞山的琼崖党政领导成员分散到各县去开展地下斗争，定安县、区党组织领导人 also 分散到各地隐蔽地开展革命活动。在琼崖革命低潮时期，革命儿女不得不暂时离开他们所艰苦地建立起来的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内洞山又成为革命的根据地，而且是琼崖抗战重要根据地之一。1939年2月日寇侵琼后，这个地区人民英勇顽强地与侵略者进行斗争，他们挖断公路，破坏桥梁，剪断敌人电线，以

配合在内洞山一带活动的挺进大队打击和消灭敌人。1942年秋，东定督导处在内洞山成立，主任符明经，副主任王平。内洞山周围地区的岭口、翰林龙门、龙塘、黄竹等地区和琼东三区的党组织和区、乡抗日民主政府也相继建立和成立。当时振东区的黄永乡、振西区的远东乡、琼东三区的大路镇、笃礼乡等抗日民主政府也接着成立，青抗会、妇教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也发展起来，以内洞山为中心的抗战力量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1942年10月，日寇集中兵力向我琼文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蚕食”、“扫荡”，琼崖抗战处在极其困难和艰苦的环境中。琼崖特委为了坚持内线斗争，展开外线作战和建立内山洞抗日中心根据地，1943年1月初，派副总队长庄田率领总队部警卫连和第二支队第一大队部分兵力挺进内洞山，配合原在定安内洞山的挺进大队开展军事活动。为了扫除障碍，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我军挺进大队和二支两个中队在地方政权的有力配合下，袭击了居丁伪军据点。（第一辑《婚宴枪声》一文说袭击居丁伪军据点的这次战斗在1941年12月，不实，在此特予更正。编者）。这次战斗由副总队长庄田亲自部署，县、区、乡民主政府领导人王平、王若斌、吴忠等同志积极做好地形侦察、组织支前工作，由在居丁以经商为掩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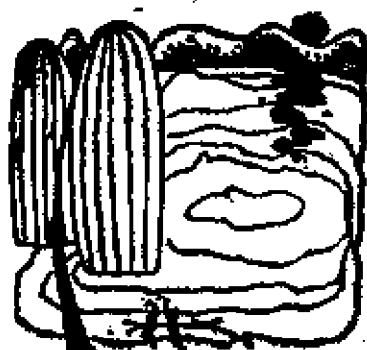
地下工作人员林荣星同志做接应工作。这次战斗毙敌俘敌多名，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我地方抗日游击队以内洞山为根据地，经常出没在敌占区袭击敌人的运输队、巡逻队，攻打敌人炮楼，使日伪军的骚扰活动大为收敛。1943年春，为了加强内洞山抗日中心根据地的领导，特委副书记林李明率领特委机关、抗日新闻社进入内洞山，在内洞山成立东（琼东）定（定安）联县委，书记赵子民，组织部长周春雷，宣传部长黄一清。原督导处改为东定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肖焕辉，副县长王平。将挺进大队、二支队第一大队和琼山县基干队合编为第五支队，陈石任支队长兼政委，陈求光任副支队长，陈凤任参谋长，王宇权任政治处主任，由林李明亲自指挥，于岭口、龙门一带加强军事活动。还成立一支三十多人的武装工作队，由原琼东县委书记黄大仿任队长，在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这个地区的抗日宣传和打击日顽及汉奸活动。1943年秋，日寇向内洞山根据地大举“扫荡”，“蚕食”也从琼文地区压向内洞山周围。敌人在内洞山周围设立了由西北起的莲塘湖、龙三塘、河头、水流湖、安竹、星天、新市、大岬头等十几个据点，对内洞山形成包围圈，从经济上、军事上对这一地区进行控制和封锁。接着在飞机的狂轰滥炸的配合下，从点到线，

从线到面向我进攻。在敌寇的反复“扫荡”和封锁下，内洞山根据地周围的莲塘湖、林寨园、白石尾、蛇罗、礼义寨、岭脚、礼布、北月、罗凌、更风坡等十八个村庄遭到严重摧残，军民粮食发生了困难。本县雷鸣、仙沟、平和一带的粮食也无法运输去接济根据地，要得到一点粮食，总是在夜间派员潜回山外地区筹运，数量有限，指战员经常断粮，靠采摘野菜山果充饥。加上疟疾、痢疾、脚溃烂疾的折磨，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仅几个月时间就减员一百多人。根据地的创建遭到了重重困难。最后，琼崖特委作出放弃建立内洞山抗日中心根据地的决定，取消了五支队建制，特委机关和部队主力撤出内洞山。而另组建一支三十多人的精干队伍，由陈求光任队长、苏德仪任副队长兼指导员，陈柏任副队长，留在内洞山继续坚持抗日战争。此后，东定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在内洞山周围开展外线斗争——在敌后打击敌人，时而以灵活机动的游击小组牵制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时而集中力量袭击和消灭小股敌人。同时组织驳壳班深入敌后，秘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伺机袭击日伪据点，截击日军汽车，惩办为虎作伥的汉奸，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内洞山一直是定安县委和县

政府的所在地”。1947年5月，琼崖特委在内洞山附近的岭口山成立北区地委。不久，我县委、县政府在内洞山召开区、乡长会议，布置苏区土地改革工作，号召军民一方面向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瓦解敌军，袭击敌据点，惩办反动的乡长保长；一方面开展土地分配和发展生产运动。在这年间，琼崖纵队陈武英带领先遣支队驻在内洞山与敌人进行了几场激烈的战斗，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1949年12月，琼纵三总张世英等带领一、二、三团在内洞山附近进行著名的岭口战斗，歼灭敌“王牌师”两个团的兵力。内洞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琼崖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

内洞山，不愧是英雄的山，革命的山！内洞山根据地同母瑞山、五指山根据地一起载入中国民主革命的史册。



在内洞山的五支队

陈石口迷

1943年春，琼崖特委作出“坚持内线，挺出外线”反“蚕食”斗争的决策后，我带领第一支队队部人员从琼文根据地向琼山县西部的儒万山转移。7月，我奉令调往独立总队部。总队部当时设在澄迈县六芹山。

一天，特委书记冯白驹找我去谈话，在场的还有挺进大队长符大千。冯白驹同志对我说：“总队新成立第五支队，组织决定由你去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我说：“我对军事不那么有把握，恐怕担任不了，请组织另派别人吧！”冯白驹同志严肃地说：“这是特委的决定，要去！林李明同志（特委副书记）和特委机关已先在内洞山了，日常工作他们会给你作具体指导的。部队给养有困难，东定联县会帮助你们解决。第五支队的任务，是到定安县内洞山做山周围的群众工作，建立抗日中心根据地。军事工作，由陈求光副支队长具体负责。”接

着，符大千给我介绍挺进大队的情况和东定县斗争形势。他讲部队兵强马壮，战斗力很强，群众基础很好，现在又把挺进大队扩建为第五支队，打开斗争局面是不成问题的。党组织既已作出了决定，符大千又给我作了情况介绍，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就这样我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从六芹山赶到定安内洞山时，第五支队已在内洞山开展活动了。这个支队是以挺进大队为基础，并调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和琼山县基干大队来和它组编而成。支队组编为第一、第三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长为李泽民，第三大队长为王永信。第一大队主要活动在琼东，第三大队主要活动在定安县内洞山和岭口、文曲一带。支队部设在五丈岭。副支队长为陈求光、政治处主任为王宇权，参谋长为陈风（后者没有到任）。为了尽快掌握情况、开展斗争，我到任后，就找政治处主任王宇权和副官主任李训堂（后叛变）了解情况。王宇权报告说，部队的战士吃不饱，患病的多（当时主要是脚溃烂、痢疾、疟疾三种疾病），做政治工作很艰苦。李训堂报告后勤工作情况是：进村筹收粮食经常遭到敌人截击，部队常会断炊；医药也缺乏。以后听到的报告，都是说部队处境困难，战士处在半饥饿状态中，伤病员不断增加，部队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影

响。

原来，第五支队成立不久，定安龙门交通站被敌破坏，记载有支队几位负责人姓名的书面材料被敌人搜获，日寇“扫荡”的重点便转移到了东定地区，“蚕食”一天比一天疯狂起来。日寇“扫荡”部队千余人集结在内洞山周围，山的四周筑起十多个炮楼和碉堡，对内洞山地区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一时间，内洞山抗日根据地笼罩在重重险恶的风云之下。纵横仅有三十多华里的内洞山，在日伪军的层层封锁和进攻下，我部队的活动范围和回旋余地越来越缩小。群众对我们的支持越来越困难。定安一区的粮源被敌给堵住了，广大指战员面临饥饿和疾病的威胁。最初每人每天还能分到一个饭团或一碗稀粥，后来只能靠野菜山果充饥了。过去能够通过群众购买一些酒精、碘酒、红汞水、止痛片等普通药品，敌人封锁后也不行了。战士们长期在深山密林里跟敌人周旋，体质很弱，再经风吹雨淋，山蚂蝗咬，蚊子叮，疟疾、痢疾等疾病流行起来，脚溃烂的也为数不少。特委副书记林李明也病倒了。伤病员一下子增加到近一百人。当时，战士们把疟疾、痢疾、脚溃烂称为“三部曲”，说“三部曲”只能折磨我们的肉体，却不能影响我们的意志。

有一天，我带领支队几位领导视察地形，不慎被芒草划破了脚皮，过了几天，伤口便发炎脓肿，走动不方便，只能躺在草寮里，和支队领导成员研究如何开展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指挥部队进行反“蚕食”斗争的问题。

敌人这次压到内洞山是敌人的战略转移，不但规模大，而且来势猛。我们吸取琼文抗日根据地反“蚕食”、反“扫荡”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敌变我亦变，敌集中我分散，敌分散我集中”的作战方针，时而化整为零，以游击小组对付敌人的大规模行动；时而集中兵力，消灭小股敌人；夜间我们又组织精干的战斗小组到日军据点去袭击和骚扰敌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跟敌人作战。第三大队在大队长王永信的带领下，根据敌人“扫荡”和进攻的规律，随机应变，避敌锋芒，选择有利战机，消灭小股敌人，打了不少次漂亮仗，缴获了一批战利品。1943年秋，我军几次在内洞山脚拖车路坡里设地雷，阻击进攻日寇，消灭日伪兵几十名，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品。我们把缴获来的文帐和棉胎消毒，制作纱布和急救包。特委和支队工作人员也以小组的形式疏散，跟敌人周旋。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们组织起筹粮队，选择敌人“扫荡”的间隙，夜间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挺

出定安一区抗日村庄筹收粮食。由于敌人到处加强法西斯控制，搞五家联保，给我们筹收粮食增加了不少困难，筹粮队经常遭到日伪军袭击，能筹收到的粮食不多。有时收到几十斤大米，有时收到一二百斤番薯干。这些粮食虽然少得可怜，但是对我们坚持内洞山反“扫荡”斗争起了应有的作用。在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以小分队的战斗小组形式组织战士摘山果和采野菜来充饥。后来，我们还在内洞山周围设立几个联络点，许多抗日群众主动积极地向我们提供粮食，还想方设法帮助我们购买一些普通药品，解决了医疗上的一些困难。我们广大指战员在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始终表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跟敌人周旋，同饥饿和疾病做斗争，没有一个人悲观失望，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后来，我的脚溃烂越发严重，根本不能走动，难以随军坚持战斗，被迫转移到内洞山深处去治疗。副支队长陈求光奉命率领第一大队去万宁，配合第三支队行动。剩下第三大队由政治处主任王宇权指挥，在内洞山周围的岭口、文一带坚持斗争。一次，副总队长庄田从定安去万宁第三支队，路经五丈岭，我向他详细汇报五支队的情况，但他只鼓励我坚持斗争，对我提出的问题却避而不答。

还有一次，林李明同志来看望我，我说五支队怎么办？他却答非所问：“陈石，你真行！”以后我又多次向总部反映情况，也得不到什么结果。原来总队领导对第五支队存在的种种困难已充分了解，但目前实在无法解决这些困难，而这一点又不能明确地跟我们说，因此，我们多次反映都得不到什么答复。

1943年秋末，特委做出了取消第五支队建制的决定。第三大队调归第二支队；将七十多名伤病员转交东定县委安排在定一区治疗；组织一支精干的突击队三十多人，由陈求光任队长，陈柏任副队长，留在这里坚持斗争。我带着支队部三十多名工作人员和二十多名武装人员，向澄迈总部转移，开始新的战斗。

（黄恒俊整理）

图为当年红军军政学校旧址，现已种上芭蕉、橡胶等作物。

县党史办供稿

